

高乾 弟慎 弟昂 弟季式 封隆之子子绘 从子孝琬 孝琰

高乾，字乾邕，渤海蓨人也。父翼，字次同，豪侠有风神，为州里所宗敬。孝昌末，葛荣作乱于燕、赵，朝廷以翼山东豪右，即家拜渤海太守。至郡未几，贼徒愈盛，翼部率合境，徙居河、济之间。魏因置东冀州，以翼为刺史，加镇东将军、乐城县侯。及尔朱兆弑庄帝，翼保境自守。谓诸子曰：“主忧臣辱，主辱臣死，今社稷阽危，人神愤怒，破家报国，在此时也。尔朱兄弟，性甚猜忌，忌则多害，汝等宜早图之。先人有夺人之心，时不可失也。”事未辑而卒。中兴初，赠使持节、侍中、太保、录尚书事、冀定瀛相殷幽六州诸军事、冀州刺史，谥曰文宣。

乾性明悟，俊伟有知略，美音容，进止都雅。少时轻侠，数犯公法，长而修改，轻财重义，多所交结。魏领军元叉，权重当世，以意气相得，接乾甚厚。起家拜员外散骑侍郎，领直后，转太尉士曹、司徒中兵，迁员外。魏孝庄之居藩也，乾潜相托附。及尔朱荣入洛，乾东奔于冀。庄帝立，遥除龙骧将军、通直散骑常侍。乾兄弟本有从横志，见荣杀害人士，谓天下遂乱，乃率河北流人反于河、济之间，受葛荣官爵，屡败齐州士马。庄帝寻遣右仆射元罗巡抚三齐，乾兄弟相率出降。朝廷以乾为给事黄门侍郎。尔朱荣以乾前罪，不应复居近要，庄帝听乾解官归乡里。于是招纳骁勇，以射猎自娱。荣死，乾驰赴洛阳，庄帝见之，大喜。时尔朱徒党拥兵在外，庄帝以乾为金紫光禄大夫、河北大使，令招集乡闾为表里形援。乾垂涕奉诏，弟昂拔剑起舞，请以死自效。

俄而尔朱兆入洛，寻遣其监军孙白鹞百余骑至冀州，托言普征民马，欲待乾兄弟送马，因收之。乾既宿有报复之心，而白鹞忽至，知将见图，乃先机定策，潜勒壮士，袭据州城，传檄州郡，杀白鹞，执刺史元仲宗。推封隆之权行州事，为庄帝举哀，三军缟素。乾升坛誓众，辞气激扬，涕泪交下，将士莫不哀愤。北受幽州刺史刘灵助节度，共为影响。俄而灵助被杀。属高祖出山东，扬声来讨，众情莫不惶惧。乾谓其徒曰：“吾闻高晋州雄略盖世，其志不居人下。且尔朱无道，杀主虐民，正是英雄效义之会也。今日之来，必有深计，吾当轻马奉迎，密参意旨，诸君但勿忧惧，听我一行。”乾乃将十数骑于关口迎谒。乾既晓达时机，闲习世事，言辞慷慨，雅合深旨，高祖大加赏重，仍同帐寝宿。时高祖虽内有远图，而外迹未见，尔朱羽生为殷州刺史，高祖密遣李元忠举兵逼其城，令乾率众伪往救之。乾遂轻骑入见羽生，与指画军计。羽生与乾俱出，因擒之，遂平殷州。又共定策推立中兴主，拜乾侍中、司空。先是信都草创，军国权舆，乾遭丧不得终制。及武帝立，天下初定，乾乃表请解职，行三年之礼。诏听解侍中，司空如故，封长乐郡公，邑一千户。乾虽求退，不谓便见从许。既去内侍，朝廷罕所关知，居常怏怏。

武帝将贰于高祖，望乾为己用，会于华林园，宴罢，独留乾，谓之曰：“司空奕世忠良，今日复建殊效，相与虽则君臣，实亦义同兄弟，宜共立盟约以敦情契。”殷勤逼之。乾对曰：“臣世奉朝廷，遇荷殊宠，以身许国，何敢有贰。”乾虽有此对，然非其本心。事出仓卒，又不谓武帝便有异图，遂不固辞，而不启高祖。及武帝置部曲，乾乃私谓所亲曰：“主上不亲勋贤，而招集群竖。数遣元士弼、王思政往来关西，与贺拔岳计议。又出贺拔胜为荆州刺史，外示疏忌，实欲树党，令其兄弟相近，冀据有西方。祸难将作，必及于我。”乃密启高祖。高祖召乾诣并州，面论时事，乾因劝高祖以受魏禅。高祖以袖掩其口曰：“勿妄言。今启司空复为侍中，门下之事，一以相委。”高祖屡启，诏书竟不施行。

乾以频请不遂，知变难将起，密启高祖，求为徐州，乃除使持节、都督三徐诸军事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徐州刺史。指期将发，而帝知乾泄漏前事，乃诏高祖云：“曾与乾邕私有盟约，今复反覆两端。”高祖便取乾前后数启论时事者，遣使封送武帝。帝召乾邕示之，禁于门下省，对高祖使人责乾前后之失。乾曰：“臣以身奉国，义尽忠贞，陛下既立异图，而乃云臣反覆。以匹夫加诸罪，尚或难免，况人主推恶，复何逃命。欲加之罪，其无辞乎？功大身危，自古然也。若死而有知，庶无负庄帝。”遂赐死，时年三十七。乾临死，神色不变，见者莫不叹

惜焉。时武卫将军元整监刑，谓乾曰：“颇有书及家人乎？”乾曰：“吾兄弟分张，各在异处，今日之事，想无全者，儿子既小，未有所识，亦恐巢倾卵破，夫欲何言。”后高祖讨斛斯椿等，次盟津，谓乾弟昂曰：“若早用司空之策，岂有今日之举也！”天平初，赠使持节、都督冀定沧瀛幽齐徐青光充十州军事、太师、录尚书事、冀州刺史，谥曰文昭。长子继叔袭祖乐城县侯，令第二子吕儿袭乾爵。

乾弟慎，字仲密，颇涉文史，与兄弟志尚不同，偏为父所爱。魏中兴初，除沧州刺史、东南道行台尚书。太昌初，迁光州刺史，加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时天下初定，听慎以本乡部曲数千人自随。慎为政严酷，又纵左右，吏民苦之。兄乾死，密弃州将归高祖，武帝敕青州断其归路。慎间行至晋阳，高祖以为大行台左丞，转尚书，当官无所回避，时咸畏惮之。自义旗之后，安州民恃其边险，不宾王化，寻以慎为行台仆射，率众讨平之。天平末，拜侍中，加开府。元象初，出为兖州刺史。寻征为御史中尉，选用御史，多其亲戚乡闾，不称朝望，世宗奏令改选焉。慎前妻吏部郎中崔暹妹，为慎所弃。暹时为世宗委任，慎谓其构己，性既狷急，积怀愤恨，因是罕有纠劾，多所纵舍。高祖嫌责之，弥不自安。出为北豫州刺史，遂据武牢降西魏。慎先入关。周文帝率众东出，高祖破之于邙山。慎妻子将西度，于路尽禽之。高祖以其勋家，启慎一房配没而已。

昂，字敖曹，乾第三弟。幼稚时，便有壮气。长而倜傥，胆力过人，龙眉豹颈，姿体雄异。其父为求严师，令加捶挞。昂不遵师训，专事驰骋，每言男儿当横行天下，自取富贵，谁能端坐读书作老博士也。与兄乾数为劫掠，州县莫能穷治。招聚剑客，家资倾尽，乡闾畏之，无敢违迕。父翼常谓人曰：“此儿不灭我族，当大吾门，不直为州豪也。”

建义初，兄弟共举兵，既而奉旨散众，仍除通直散骑侍郎，封武城县伯，邑五百户。乾解官归，与昂俱在乡里，阴养壮士。尔朱荣闻而恶之，密令刺史元仲宗诱执昂，送于晋阳。永安末，荣入洛，以昂自随，禁于驼牛署。既而荣死，魏庄帝既引见劳勉之。时尔朱既隆还逼宫阙，帝亲临大夏门指麾处分。昂既免縲绁，被甲横戈，志凌劲敌。乃与其从子长命等推锋径进，所向披靡。帝及观者莫不壮之。既除直阁将军，赐帛千匹。昂以寇难尚繁，非一夫所济，乃请还本乡，招集部曲。仍除通直常侍，加平北将军。所在义勇，竞来投赴。寻值京师不守，遂与父兄据信都起义。殷州刺史尔朱羽生潜军来袭，奄至城下，昂不暇擐甲，将十余骑驰之，羽生退走，人情遂定。后废帝立，除使持节、冀州刺史以终其身。仍为大都督，率众从高祖破尔朱兆于广阿。及平邺，别率所部领黎阳。又随高祖讨尔朱兆于韩陵，昂自领乡人部曲王桃汤、东方老、呼延族等三千人。高祖曰：“高都督纯将汉儿，恐不济事，今当割鲜卑兵千余人共相参杂，于意如何？”昂对曰：“敖曹所将部曲练习已久，前后战斗，不减鲜卑，今若杂之，情不相合，胜则争功，退则推罪，愿自领汉军，不烦更配。”高祖然之。及战，高祖不利，军小却，兆等方乘之。高岳、韩匈奴等以五百骑冲其前，斛律敦收散卒蹶其后，昂与蔡俊以千骑自栗园出，横击兆军。兆众由是大败。是日微昂等，高祖几殆。

太昌初，始之冀州。寻加侍中、开府，进爵为侯，邑七百户。兄乾被杀，乃将十余骑奔晋阳，归于高祖。及斛斯椿衅起，高祖南讨，令昂为前驱。武帝西遁，昂率五百骑倍道兼行，至于崤陕，不及而还。寻行豫州刺史，仍讨三荆诸州不附者，并平之。天平初，除侍中、司空公。昂以兄乾薨于此位，固辞不拜，转司徒公。时高祖方有事关陇，以昂为西南道大都督，径趣商洛。山道峻隘，已为寇所守险，昂转斗而进，莫有当其锋者。遂攻克上洛，获西魏洛州刺史泉企，并将帅数十人。会窦泰失利，召昂班师。时昂为流矢所中，创甚，顾谓左右曰：“吾以身许国，死无恨矣，所可叹息者，不见季式作刺史耳。”高祖闻之，既驰驿启季式为济州刺史。昂还，复为军司大都督，统七十六都督，与行台侯景治兵于武牢。御史中尉刘贵时亦率众在北豫州，与昂小有忿争，昂怒，鸣鼓会兵而攻之。侯景与冀州刺史万俟受洛干救解乃止。其侠气凌物如此。于时鲜卑共轻中华朝士，唯惮服于昂。高祖每申令三军，常鲜卑语，昂若在列，则为华言。昂尝诣相府，掌门者不纳，昂怒，引弓射之。高祖知而不责。

元象元年，进封京兆郡公，邑一千户。与侯景等同攻独孤如愿于金墉城，周文帝率众救之。战于邙阴，昂所部失利，左右分散，单马东出，欲趣河阳南城，门闭不得入，遂为西军所害，时年四十八。赠使持节侍中、都督冀定沧瀛殷五州诸军事、太师、大司马、太尉公、录尚书事、冀州刺史，谥忠武。子突骑嗣，早卒。世宗复召昂诸子，亲简其第三子道豁嗣。皇建初，追封昂永昌王。道豁袭，武平末，开府仪同三司。入周，授仪同大将

军。开皇中，卒于黄州刺史。

季式，字子通，乾第四弟也。亦有胆气。中兴初，拜镇远将军、正员郎，迁卫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，寻加散骑常侍，领主衣都统。太昌初，除尚食典御。天平中，出为济州刺史。山东旧贼刘盘陀、史明曜等攻劫道路，剽掠村邑，齐、兖、青、徐四州患之，历政不能讨。季式至，皆破灭之。寻有濮阳民杜灵椿等攻城剽野，聚众将万人，季式遣骑三百，一战擒之。又阳平路叔文徒党绪显等立营栅为乱，季式讨平之。又有群贼破南河郡，季式遣兵临之，应时斩戮。自兹以后，远近清晏。季式兄弟贵盛，并有功于时，自领部曲千余人，马八百匹，戈甲器仗皆备，故凡追督贼盗，多致克捷。有客尝谓季式曰：“濮阳、阳平乃是畿内，既不奉命，又不侵境，而有何急，遣私军远战？万一失脱，岂不招罪？”季式曰：“君言何不忠之甚也！我与国义同安危，岂有见贼不讨之理？且贼知台军卒不能来，又不疑外州有救，未备之间，破之必矣。兵尚神速，何得后机，若以获罪，吾亦无限。”

元象中，西寇大至。高祖亲率三军以御之，阵于邳北，师徒大败，河中流尸相继，败兵首尾不绝。人情骚动，谓世事艰难。所亲部曲请季式曰：“今日形势，大事去矣，可将腹心二百骑奔梁，既得避祸，不失富贵。何为坐受死也？”季式曰：“吾兄弟受国厚恩，与高王共定天下，一旦倾危，亡去不义。若社稷颠覆，当背城死战，安能区区偷生苟活！”是役也，司徒歿焉。

入为散骑常侍。兴和中，行晋州事。解州，仍镇永安戍。高慎以武牢叛，遣信报季式。季式得书惊惧，既狼狽奔告高祖。高祖嘉其至诚，待之如旧。武定中，除侍中，寻加冀州大中正，时世宗先为此任，启以回授。为都督，从清河公岳破萧明于寒山，败侯景于涡阳。还，除卫尉卿。复为都督，从清河公攻王思政于颍川，拔之。以前后功加仪同三司。天保初，封乘氏县子。仍为都督，随司徒潘乐征讨江、淮之间。为私使乐人于边境交易，还京，坐被禁止，寻而赦之。四年夏，发疽卒，年三十八。赠侍中、使持节、都督沧冀州诸军事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冀州刺史，谥曰恭穆。

季式豪率好酒，又恃举家勋功，不拘检节。与光州刺史李元忠生平游款，在济州夜饮，忆元忠，开城门，令左右乘驿持一壶酒往光州劝元忠。朝廷知而容之。兄慎叛后，少时解职。黄门郎司马消难，左仆射子如之子，又是高祖之婿，势盛当时。因退食暇，寻季式与之酣饮。留宿旦日，重门并闭，关籥不通。消难固请云：“我是黄门郎，天子侍臣，岂有不参朝之理？且已一宿不归，家君必当大怪。今若又留我狂饮，我得罪无辞，恐君亦不免谴责。”季式曰：“君自称黄门郎，又言畏家君怪，欲以地势胁我邪？高季式死自有处，实不畏此。”消难拜谢请出，终不见许。酒至，不肯饮。季式云：“我留君尽兴，君是何人，不为我痛饮。”命左右索车轮括消难颈，又索一轮自括颈，仍命酒引满相劝。消难不得已，欣笑而从之，方乃俱脱车轮，更留一宿。是时失消难两宿，莫知所在，内外惊异。及消难出，方具言之。世宗在京辅政，白魏帝赐消难美酒数石，珍羞十舆，并令朝士与季式亲狎者，就季式宅宴集。其被优遇如此。

翼长兄子永乐、次兄子延伯，并和厚有长者称，俱从翼举义。永乐官至卫将军、右光禄大夫、冀州大中正，出为博陵太守，以民事不济，自杀。赠使持节、督沧冀二州诸军事、仪同三司、冀州刺史。子长命，本自贱出，年二十余始被收举。猛暴好杀，然亦果于战斗。初于大夏门拒尔朱世隆，以功累迁左光禄大夫。高祖遥授长命雍州刺史，封沮阳乡男，一百户。寻进封鄜陵县伯，增二百户，武定中，随仪同刘丰讨侯景，为景所杀。赠冀州刺史。延伯历中散大夫、安州刺史，封万年县男，邑二百户。天保初，加征西将军，进爵为子。卒，赠太府少卿。

自昂初以豪侠立名，为之羽翼者，呼延族、刘贵珍、刘长狄、东方老、刘士荣、成五彪、韩愿生、刘桃棒；随其建义者，李希光、刘叔宗、刘孟和。并仕宦显达。

孟和名协，浮阳饶安人也。孟和少好弓马，率性豪侠。幽州刺史刘灵助之起兵也，孟和亦聚众附昂兄弟，昂遥应之。及灵助败，昂乃据冀州，孟和为其致力。会高祖起义冀州，以孟和为都督。中兴初，拜通直常侍。二年，除安东将军。寻加征东将军、金紫光禄。以建义勋，赐爵长广县伯。天平中，卫将军、上党内史，罢郡，除大丞相司马。武定元年，坐事死。

叔宗字元纂，乐陵平昌人。和谨，颇有学业，举秀才。稍迁沧州治中。永安中，加镇远将军、谏议大夫。

兄海宝，少轻侠，然为州里所爱。昂之起义也，海宝率乡闾袭沧州以应昂，昂以海宝权行沧州事。前范阳太守刁整心附尔朱，遣弟子安寿袭杀海宝。叔宗仍归于昂。中兴初，高祖除前将军、廷尉少卿。太昌初，加镇军将军、光禄大夫。天平初，除车骑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。二年卒。赠使持节、仪同、定州刺史。

老字安德，鬲人。家世寒微。身長七尺，膂力过人。少粗犷无赖，结轻险之徒共为贼盗，乡里患之。魏末兵起，遂与昂为部曲。义旗建，仍从征讨，以军功除殿中将军。累迁平远将军。除鲁阳太守。后除南益州刺史，领宜阳太守，赐爵长乐子。老颇为二郡，出入数年，境接群蛮，又邻西敌，至于攻城野战，率先士卒，屡以少制众，西人惮之。显祖受禅，别封阳平县伯，迁南兖州刺史。后与萧轨等渡江，战没。

希光，渤海蓀人也。父绍，魏长广太守，希光随高乾起义信都。中兴初，除安南将军、安德郡守。后为世祖开府长史。武定末，从高岳平颍川，封义宁县开国侯，历颍、梁、南兖三州刺史。天保中，扬州刺史，与萧轨等渡江，战没。赠开府仪同三司、西兖州刺史。子子令，尚书外兵郎中。武平末，通直常侍。隋开皇中，卒于易州刺史。希光族弟子贡，以与义旗之功，官至吏部郎，后为兖州刺史。坐贪暴为世宗所杀。

显祖责陈武废萧明，命仪同萧轨率希光、东方老、裴英起、王敬宝步骑数万伐之。以七年三月渡江，袭克石头城。五将名位相侔，英起以待中为军司，萧轨与希光并为都督，军中抗礼，不相服御，竞说谋略，动必乖张。顿军丹阳城下，值霖雨五十余日，及战，兵器并不堪施用，故致败亡。将帅俱死，士卒得还者十二三，所没器械军资不可胜纪。萧轨、王宝事行，史阙其传。

裴英起，河东人。其先晋末渡淮，寓居淮南之寿阳县。祖彦先，随薛安都入魏，官至赵郡守。父约，渤海相。英起聪慧滑稽，好剧谈，不拘仪检，仁魏至定州长史。世宗引为行台左丞。天保中，都官尚书，兼侍中，及战没，赠开府、尚书左仆射。

封隆之，字祖裔，小名皮，渤海之蓀人也。父回，魏司空。隆之性宽和，有度量。弱冠州郡主簿，起家奉朝请，领直后。汝南王悦开府，为中兵参军。

初，延昌中，道人法庆作乱冀方，自号“大乘”，众五万余。遣大都督元遥及隆之擒获法庆，赐爵武城子。俄兼司徒主簿、河南尹丞。时青、齐二州士民反叛，隆之奉使慰谕，咸即降款。永安中，抚军府长史。尔朱兆等屯据晋阳，魏朝以河内要冲，除隆之龙骧将军、河内太守，寻加持节、后将军、假平北将军、当郡都督。未及到郡，属尔朱兆入洛，庄帝幽崩。隆之以父遇害，常怀报雪，因此遂持节东归，图为义举。时高乾告隆之曰：“尔朱暴逆，祸加至尊，弟与兄并荷先帝殊常之眷，岂可不出身为主，以报仇耻乎？”隆之对曰：“国耻家怨，痛入骨髓，乘机而动，今实其时。”遂与乾等定计，夜袭州城，克之。乾等以隆之素为乡里所信，乃推为刺史。隆之尽心慰抚，人情感悦。

寻高祖自晋阳东出，隆之遣子子绘奉迎于滏口，高祖甚嘉之。既至信都，集诸州郡督将僚吏等议曰：“逆胡尔朱兆穷凶极虐，天地之所不容，人神之所捐弃，今所在蜂起，此天亡之时也。欲与诸君剪除凶羯，其计安在？”隆之对曰：“尔朱暴虐，天亡斯至，神怒民怨，众叛亲离，虽握重兵，其强易弱。而大王乃心王室，首唱义旗，天下之人，孰不归仰？愿大王勿疑。”中兴初，拜左光禄大夫、吏部尚书。尔朱兆等军于广阿，十月，高祖与战，大破之。乃遣隆之持节为北道大使。高祖将击尔朱兆等军于韩陵，留隆之镇邺城。尔朱兆等走，以隆之行冀州事，仍领降俘三万余人，分置诸州。

寻征为侍中。时高祖自洛还师于邺。隆之将赴都，因过谒见，启高祖曰：“斛斯椿、贺拔胜、贾显智等往事尔朱，中复乖阻，及讨仲远，又与之同，猜忍之人，志欲无限。又叱烈延庆侯念贤皆在京师，王授以名位，此等必构祸隙。”高祖经宿乃谓隆之曰：“侍中昨言，实是深虑。”寻封安德郡公，邑二千户，进位仪同三司。于时朝议以尔朱荣佐命前朝，宜配食明帝庙庭。隆之议曰：“荣为人臣，亲行杀逆，安有害人之母，与子对飧？考古询今，未见其义。”从之。诏隆之参议麟趾阁，以定新制。又赠其妻祖氏范阳郡君。隆之表以先爵富城子及武城子转授弟子孝琬等，朝廷嘉而从之。后为斛斯椿等构之于魏帝，逃归乡里。高祖知其被诬，召赴晋阳。魏帝寻以本官征之，隆之固辞不赴。仍以隆之行并州刺史。魏清河王亶为大司马。长史。

天平初，复入为侍中，预迁都之议。魏静帝诏为侍讲，除吏部尚书，加侍中，以本官行冀州事。阳平民路

绍遵聚众反，自号行台，破定州博陵郡，虜太守高永乐，南侵冀州。隆之令所部长乐太守高景等击破之，生擒绍遵，送于晋阳。元象初，除冀州刺史。寻加开府。时初召募勇果，都督李八、高法雄、封子元等不愿远戍，聚众为乱。隆之率州军破平之。兴和元年，复征为侍中。隆之素得乡里人情，颇为本州，留心抚字，吏民追思，立碑颂德。转行梁州事，又行济州事，征拜尚书右仆射。武定初北豫州刺史高仲密将叛，遣使阴通消息于冀州豪望，使为内应。轻薄之徒，颇相扇动，诏隆之驰驿慰抚，遂得安静。世宗密书与隆之云：“仲密枝党同恶向西者，宜悉收其家累，以惩将来。”隆之以为恩旨既行，理无追改，今若收治，示民不信，脱或惊扰，所亏处大。乃启高祖，事遂得停。

隆之自义旗始建，首参经略，奇谋妙算，密以启闻，手书削稿，罕知于外。高祖嘉其忠谨，每多从之。复以本官行济州事，转齐州刺史，武定三年卒官，年六十一。诏遣主书监神贵就吊，赠物五百段，赠使持节、都督沧瀛二州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瀛州刺史、司徒公。高祖以隆之勋旧，追荣未尽，复启赠使持节、都督冀瀛沧齐济五州诸军事、冀州刺史、太保，余如故，谥曰宣懿。高祖后至冀州境，次于交津。追忆隆之，顾谓冀州行事司马子如曰：“封公积德履仁，体通性达，自出纳军国，垂二十年，契阔艰虞，始终如一。以其忠信可凭，方以后事托之。何期报善无徵，奄从物化，言念忠贤，良可痛惜。”为之流涕。令参军仲羨以太牢就祭焉。长子早亡。第二子子绘嗣。

子绘，字仲藻，小名搔，性和理，有器局。释褐秘书郎中。尔朱兆之害魏庄帝也，与父隆之举义信都，奉使诣高祖。至信都，召署开府主簿，仍典书记。中兴元年，转大丞相主簿，加伏波将军。从高祖征尔朱兆。及平中山，军还，除通直常侍、左将军，领中书舍人。母忧解职，寻复本任。太昌中，从高祖定并、汾、肆数州，平尔朱兆及山胡等，加征南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，魏武帝末，斛斯椿等佞幸用事，父隆之以猜忌，惧难潜归乡里，子绘亦弃官俱还。孝静初，兼给事黄门侍郎，与太常卿李元忠等并持节出使，观省风俗，问人疾苦。还，赴晋阳，从高祖征夏州。二年，除卫将军、平阳太守，寻加散骑常侍。晋州北界霍太山，旧号千里径者，山坂高峻，每大军往来，士马劳苦，子绘启高祖，请于旧径东谷别开一路。高祖从之，仍令子绘领汾、晋二州夫修治，旬日而就。高祖亲总六军，路经新道，嘉其省便，赐谷二百斛。后大军讨复东雍，平柴壁及乔山、紫谷、绛蜀等，子绘恒以太守前驱慰劳，征兵运粮，军士无乏。兴和初，自郡征补大行台吏部郎中。

武定元年，高仲密以武牢西叛，周文帝拥众东侵，高祖于邙山破之，乘胜长驱，遂至潼关。或谏不可穷兵极武者，高祖总命群僚议其进止。子绘言曰：“贼帅才非人雄，偷窃名号，遂敢驱率亡叛，遂死伊瀍，天道祸淫，一朝瓦解。虽仅以身免，而魂胆俱丧。混一车书，正在今日，天与不取，反得其咎。时难遇而易失。昔魏祖之平汉中，不乘胜而取巴蜀，失在迟疑，悔无及已。伏愿大王不以为疑。”高祖深然之。但以时既盛暑，方为后图，遂命班师。

三年，父丧去职。四年，高祖西讨，起为大都督，领冀州兵赴邺，从高祖自滏口西趣晋州，会大军于玉壁。复以子绘为大行台吏部郎中。及高祖病笃，师还晋阳，引入内室，面受密旨，衔命山东，安抚州郡。高祖崩，秘未发丧，世宗以子绘为渤海太守，令驰驿赴任。世宗亲执其手曰：“诚知此郡未允勋望，但时事未安，须卿镇抚。且衣锦昼游，古人所贵，善加经略，绥静海隅，不劳学习常太守向州参也。”仍听收集部曲一千人。后进秩一等，加骠骑将军。天保二年，除太尉长史。三年，频以本官再行南青州事。四年，坐事免。六年，行南兖州事，寻除持节、海州刺史，不行。

七年，改授合州刺史。到州未几，值萧轨、裴英起等江东败没，行台司马恭发历阳，径还寿春，疆场大骇。兼在州器械，随军略尽，城隍楼雉，亏坏者多，子绘乃造城隍楼雉，缮治军器，守御所须毕备，人情渐安。寻敕于州营造船舰，子绘为大使，总监之。陈武帝曾遣其护军将军徐度等率轻舟从栅口历东关入巢湖，径袭合肥，规烧船舫。以夜一更潜寇城下，子绘率将士格战，陈人奔退。

九年，转郑州刺史。子绘晓达政事，长于绥抚，历宰州郡，所在安之。征为司徒左长史，行魏尹事。乾明初，转大司农，寻正除魏尹。皇建中，加骠骑大将军。大宁二年，迁都官尚书。高归彦作逆，召子绘入见昭阳殿。帝亲诏子绘曰：“冀州密迹京甸，归彦敢肆凶悖。已敕大司马、平原王段孝先总勒重兵，乘机电发；司空、东安王娄睿督率诸军，络绎继进。卿世载名德，恩洽彼州，故遣参赞军事，随便慰抚，宜善加谋略，以称所

寄。”即以其日驰传赴军。子绘祖父世为本州，百姓素归附。既至，巡城谕以祸福，民吏降款，日夜相继，贼中动静，小大必知。贼平，仍敕子绘权行州事。

寻征还，敕与群官议定律令，加仪同三司。后突厥入逼晋阳，诏子绘行怀州事，乘驿之任。还为七兵尚书，转祠部尚书。河清三年，暴疾卒，年五十。世祖深叹惜之。赠使持节、瀛冀二州军事、冀州刺史、开府仪同、尚书右仆射，谥曰简。子宝盖嗣。武平末，通直常侍。

子绘弟子绣，武平中，渤海太守、霍州刺史。陈将吴明彻侵略淮南，子绣城陷，被送扬州。齐亡后，逃归。隋开皇初，终于通州刺史。子绣外貌儒雅，而侠气难忤。司空娄定远，子绣兄之婿也，为瀛州刺史。子绣在渤海，定远过之，对妻及诸女宴集，言戏微有褻慢，子绣大怒，鸣鼓集众将攻之。俄顷，兵至数千，马将千匹。定远免冠拜谢，久乃释之。

隆之弟延之，字祖业。少明辩，有世用。起家员外郎。中兴初，除中坚将军。高祖以为大行台左光禄大夫，封郑城县子。行渤海郡事。以都督从娄昭讨樊子鹄，事平，除青州刺史。延之好财利，在州多所受纳。后行晋州事，高祖沙苑失利还，延之弃州北走。高祖大怒，同罪人皆死，以隆之故，独得免。兴和二年卒，年五十四。赠使持节、都督冀殷瀛三州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尚书左仆射、司徒、冀州刺史，谥曰文恭。子孝纂嗣。

隆之弟子孝琬，字子蒨，父祖曹，魏冀州平北府长史。以隆之佐命之功，赠雍州刺史、殿中尚书。孝琬七岁而孤，独为隆之所鞠养，慈爱甚笃。年十六，本州辟主簿。魏永熙二年，隆之启以父爵富城子授焉。三年，释褐开府参军事。天平中，轻车将军、司徒主簿。武定中，为显祖开府主簿，迁从事中郎将，领东宫洗马。天保二年卒，时年三十六，帝闻而叹惜焉。赠左将军、太府少卿。孝琬性恬静，颇好文咏。太子少师邢邵、七兵尚书王昕并先达高才，与孝琬年位悬隔，晚相逢遇，分好遂深。孝琬灵柩言归，二人送于郊外，悲哭凄恻，有感路人。

孝琬弟孝琰，字士光。少修饰学尚，有风仪。年十六，辟州主簿，释褐秘书郎。天保元年，为太子舍人，出入东宫，甚有令望。丁母忧，解任，除晋州法曹参军。寻征还，复除太子舍人。乾明初，为中书舍人。皇建初，司空掾、秘书丞、散骑常侍，聘陈使主，已发道途，遥授中书侍郎。还，坐事除名。天统三年，除并省吏部郎中、南阳王友，赴晋阳典机密。

和士开母丧，托附咸往奔哭。邺中富商丁邹、俨兴等并为义孝，有一士人，亦哭在限，孝琰入吊，出谓人曰：“严兴之南，丁邹之北，有一朝士，号叫甚哀。”闻者传之。士开知而大怒。其后会黄门郎李怀奏南阳王绰专恣，士开因潜之曰：“孝琰从绰出外，乘其副马，舍离部伍，别行戏话。”时孝琰女为范阳王妃，为礼事因假入辞，帝遂决马鞭百余。放出，又遣高阿那肱重决五十，几致于死。还京，在集书省上下，从是沉废。士开死后，为通直散骑常侍。后与周朝通好，赵彦深奏之，诏以为聘周使副。祖珽辅政，又奏令入文林馆，撰《御览》。孝琰文笔不高，但以风流自立，善于谈谑，威仪闲雅，容止进退，人皆慕之。尝谓祖珽云：“公是衣冠宰相，异于余人。”近习闻之，大以为恨。

寻以本官为尚书左丞，其所弹射，多承意旨。时有道人昙猷者，为皇太后所幸，赏赐隆厚，车服过度。又乞为沙门统，后主意不许，但太后欲之，遂得居任，然后主常憾焉。因有僧尼以他事诉竟者，辞引昙猷。上令有司推劾。孝琰案其受纳货贿，致于极法，因搜索其家，大获珍异，悉以没官。由是正授左丞，仍令奏门下事。性颇简傲，不谐时俗，恩遇渐高，弥自矜诞，举动舒迟，无所降屈，识者鄙之。与崔季舒等以正谏同死，时年五十一。子开府行参军君确、君静等二人徙北边，少子君严、君赞下蚕室。南安之败，君确二人皆坐死。

史臣曰：高、封二公，无一人尺土之资，奋臂而起河朔，将致勤王之举，以雪庄帝仇，不亦壮哉！既克本藩，成其让德，异夫韩馥慑袁绍之威。然力谢时雄，才非命世，是以奉迎麾揆，用叶本图。高祖因之，遂成霸业。重以昂之胆力，气冠万物，韩陵之下，风飞电击。然则齐氏元功，一门而已。但以非颍川元从，异丰沛故人，腹心之寄，有所未允。露其启疏，假手天诛，枉滥之极，莫过于此。子绘才干可称，克荷堂构，弈世载德，斯为美焉。

赞曰：烈烈文昭，雄图斯契。灼灼忠武，英姿冠世。门下之酷，进退惟谷。黄河之滨，蹈义亡身。封公矫矫，共济时屯。比承明德，晖光日新。